佐助矣

秦少游曰此篇自無爲說到有爲復自有爲而返於無爲抑揚開闔變化無窮鴻蒙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

汪南溟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爲主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則吾得長生之秘人安性命之情矣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爲而實無爲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二千二百三十五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卷十七 一百四十九字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十不爲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得爲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興心者主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爲源無物不得得者成自得故得而不謂所以成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任天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爲者自然之君非邪也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爲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言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專其所由則萬物自得矣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得其事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本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為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德充之謂符德至之謂至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若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美色不趨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以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萬物之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榮之實顯則明萬物一所死生同

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若谷也渺乎其若存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故金石之性命於天而人之性命於道故聖人之動也天而已矣故聖人者逝而民追之其德廣而知通於鳴故其德廣而知通於鳴故其德廣而知通於鳴故

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其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道者非用心也象罔即仲尼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堂堂為天子吾聞王倪以要之欲因其辭以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服之屢傷于人也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于知知以禁之其過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于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方且算知而火馳賢者當位于前則知見形於後齊視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與後世設之端方且為物綏物事而制物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物物令應工發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志善面利仁以應衆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迷而不能自得于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曰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衆父者但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亂之率非而之稻也夫禁智非能救治亂乃為亂率非而之賊也能役昌而恒非能役昌乃為賊之義堯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吾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故無事也鳥行而無彰無為而足物而殺食物而足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任性而動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修德以待時未為不閒也故無為而無不為非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大至人極壽命不為者非不閒也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倪徑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傳記不錄。蓋聞是以知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蓋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謂其人則雖三聖後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倏然歸堯。夫至公而界當者。自天下受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羅。忽然而往。倏然而來。是以受非毀于庸師之士。而名列于三王。未足旌也。雖子四斯以明堯之聲。聲起于堯而聲成于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逸士于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直知而寧極耳。其實謂未聞也。夫華千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武以黃帝之道。堯舜之聲。闔賣堯而鬻禹。其故當遺其所尚。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故。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有之者。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本有物理之形。其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無也。然雖有了之所以屬。而猶未不責于無。下不得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回蓄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豈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太德形性命。四變之名。其于日用。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為。同乃虛。虛乃大。不同于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情中。故合喙。喙音口。為有物也。蓋物而容養之德小矣。合喙。喙。無心于言。而自合。喙喙。言者合于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本無心而自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昭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大手伸反。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辯士相與同天順。物。婚其性情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明。若明白。辯者有人。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趾固始終也。匯皆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皆變不滅。與無形無狀者。皆存也。蓋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蓋衰榮與。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蓋非其所用而然。故故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下在乎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

所有其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物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知而知。而知于自然。將問葱見季徹曰。魯君謂葱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搖諸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物使物不止于本性之分。而矯

[illegible]自多[illegible]以附之。投迹者衆。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將問葱虧虧然驚曰。葱也汪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樂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大志各有無不可由故也。故聞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聞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漠漠然弟之哉。漠漠自貴之貌也。不肯多[illegible]人能如此明道。皆見堯舜之教。謂堯舜而推之為兄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于外也。心不[illegible]

[illegible]迹不回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而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悍。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徒修純備而抱一守[illegible]者。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illegible]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之本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舉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平直之達。沒于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酣于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淳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術令自在。修為世。事。使知其非與淳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後儒修古相傳之行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換渾沌。不治也。意以為內為異而偏有所治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與渾沌也。蓋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即解說于世俗而民然無迹。蓋不使汝驚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

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單見其情。而行其所為。若因而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所至。頤指而民往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于胸中。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無自私。招乎使也。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容者藏曰容。願聞神人。願以道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滯者。有閒乘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信盡命至。天地樂矣。萬事不萌。樂與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亦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而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以亂。故治之則相之與。用師。而是時世可未有勝負于其間也。亦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均治則願各是矣。何爲計有虞氏之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若患刺亂。故未虞氏之藥。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燥然。聖人羞之。明而不下者。用以爲榮。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役。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爲。非位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放逸而不自制。

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義宜之所在也。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事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之其分。故不傳教于後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從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不爲尊。雖十倍親而從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服物。物服物者。更在于從俗也。是以聖人不容同世。世必與情消息。故在乎謂已道爲。是在自己。豈內情而用我哉。世俗逆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以多同人。亦同。故爲之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不問通理。期合璧。師隊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反。明理至情。合璧師隊。則作色不平。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不諛。則作色不平。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不諛。則作色不平。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不諛

以本曾用事而會自用也以二金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其所之故不知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繆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陸明脩曰以理之今解也則相與不能愛于一世矣鴟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師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慣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仁以爲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鴟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鶡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以柴栅外重纆纆睆睆然在纆纆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槛檻亦可以爲得矣

唐荊川曰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肯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去知與累而已

天道第十三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之性而無所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民自化而無偽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乃靜而無偽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物乃自靜而動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鏡也夫有其本而任其自然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見不平不至者生于有為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靜則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事事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責責成也無為則俞俞俞俞者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夫虛靜恬憺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萬物之本也不為中來明此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憺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萬物之本也本指在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在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位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呂之倫也夫無為之德大矣天下何所不為此故士上不為家事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使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煩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政教之所能則天下之政教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民義義能有為而成哉是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故歸無為而備尊也靜而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之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主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通則樂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鏖萬物而不為戾澤而相報故曰戾自戾耳非萬物之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惠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者朝之遠耳無朝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耳故無所貴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故曰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其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其心一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故指公曰至此以嘉天下者美爲哉天樂而已

有餘者開明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漠漠然

故指爲物用也故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下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天下人無爲上無爲千糾萬事而有爲于用臣臣工人無所給知其能則天理自然而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本主上無爲於下責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指明指曰斬法度親事主能用臣者能知人而王能用者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而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本主上無爲於下責得而無爲之理至矣故各司其任則上無事而有爲於前臣御子民治之爲輕人得一國所歸百官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

知者常所得之爲耳然自得此爲事但而知故謂之理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謂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謂之爲也

弊爲臣酒稱有爲故謂上王則君臣相忘動止有心故謂之爲也

而天機玄發則有今上下無爲而有爲大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人有上者也上不能神明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各得不得有其任而上明類后稷不得稱其播殖聖司徒不得稱其仁而上因于役夫故曰無爲而任之天下大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陽公曰此以下但不做有子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草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人指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物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

鍾震川曰帝王之德至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草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人指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物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尊卑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自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

取道焉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部自然也自然則明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滿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識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自任職責除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從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天至治之道本在于天而永極于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乘必由

陸陽公曰賞罰而和

其名名當其實故曰名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上至形名而九變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知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為不失其先後之序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明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通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畜此事於君上皆者辯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敢無為無為者所謂常民也不廢窮民但如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而自然也堯

陸陽公曰辯見哀孤語不行

陸陽公曰尚未得為似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爲謀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
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說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
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
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
無私焉乃私也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矣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
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成
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備物也而
棄妹不仁也
積歛無崖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
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昔者子呼我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
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
似繫馬而止也
發也機
察而審
知巧而視於泰

秦則極於絕情凡以爲不信見此下者以爲不信性命於絕情爲夫以與世昏昏井修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窮亦知波所行而已人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天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明性故不惑其大也天下奮棲而不與之偕語之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物而得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遺德也宥禮樂以情性爲

陸西星曰此篇言道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故曰道之本末也

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歸震川曰虛靜無爲精神流通則入官效能事理得序端默而天下治矣名迹知巧言語記誦皆粗末也

天運第十四 凡三千五百三十七字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巫咸祁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聖人在上，則五常順，六極不降，則百川溢，百穀不登，政教不行，禍亂時作，君子之道，闇而不彰，小人之行，拂而不成，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宰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之地、然後爭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于不及者、蔽過仁孝之名而涉于無名之境、然後爭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手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北見而冥山遠、冥山仁孝難參、而愈北愈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有親皆通則終身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忘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衆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上其安在乎、所謂兼忘也、王則公曰、德充符篇以仁義忠信為累役于名聲、非忘身富者、兼什為辨敏、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若除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遠、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子沉湎、乃思忘情、夫孝、備、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爵者、除祿之謂也、天貴在千乘、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非門戒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乎予未之有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人事樂者、非自發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于心、而動于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曲、風也、風之樂、在物、物有自然、而後成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聲無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四時自作、而以驚、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偃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極窮也、而一不可待、安放擺也、和調無窮之變、不常待吾之以一、故懼然涕出、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明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于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氣、無不周也、塗、於溝也、徐常、郤守神、寬其意也、以物為量、大物不割、其聲揮綽、所謂綽綽而不流、王則公曰、郤和而不流、其卒也、殺之、殺、殺、殺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帝堯時人也）流之於無止（國號而行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敬聞教志儻然去）儻然立於四處之道（以隱無論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竭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窮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安委蛇（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後從委蛇委蛇任性而隨儒之情意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也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林樂而

（緡張川曰至樂無聲）

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耳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布揮自布耳）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當有方而後能此）居於窈冥（所謂冥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理也）理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樂是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蘇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

樂之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畏（懼生畏畏故慎慎故畏吾生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指成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藏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必至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芻狗祭用之物祝祭主人齋潔以事神也）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厭棄之物祝用時無用）

（緡張川曰孔子西遊而是虛設孔子之言以明自然之理西遊而是虛設孔子之言以明自然之理）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必至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芻狗祭用之物祝祭主人齋潔以事神也）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厭棄之物祝用時無用）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蘇者（蘇死人之人）所以為芻狗也（所以為芻狗而已矣）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卿今非昔之比）以則更為（以則更為卿今非昔之比）芻狗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患且無所用無為也大孔子無為而不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滯雖不勞而有功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仰舍之則抑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大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于合時宜適治國而已）故曾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猶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義以為惡而用之則惡義亦惡時而變義亦惡時而變義亦惡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矣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光夫禮義當其二而用之則西施也時一而不變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張川口古所無人也）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當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主道之實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物牽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而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乎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仁義先王之逆旅也（逆旅傳舍）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若不同處故隨寄而調去則異若無滯而隨于一方則見異焉物生而生而變矣）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矣）以遊道逢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道逢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假已以為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任之國真采也采真則色不為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張川口所無無錄芳信無此）

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栢天下自以所非自樂者而各沒命于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古千不貴之稱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非者非之不能不好也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如此而不知其性命喪矣所以爲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故曰不變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寧矣外物加之則亦性已大也

夫仁義憯然乃情吾心亂莫大焉物之以知其性亂離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放縱而無拘束之風而動也聰德而立矣風自動而服之德自立而來之歸易指易行之道也又奚僕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聞仁義以增其聰德之鄉其所聞鼓而求逆者無由得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無自然見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名譽乃實用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惠不若生于不足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而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如神龍之變化也吾口張而不能嗋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物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倚靠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針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此則非之則惑矣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而無怨有降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不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

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于親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容自息滅我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術非離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何言哉（聖生于理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卷首題南華真經）

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鳳蜚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稱經三王故欲同三王于五帝耳今天見老子通說五帝上及三王則失其所以爲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鈃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楊用修曰六經雖陳迹然無）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鷺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蟲以時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同（夫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通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歸震川曰大化順其自然浪形迹也）

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各長而親切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繼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爲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合有機有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丘瑣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人總不必拘拘法則只要効造化以化人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五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六百六十字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